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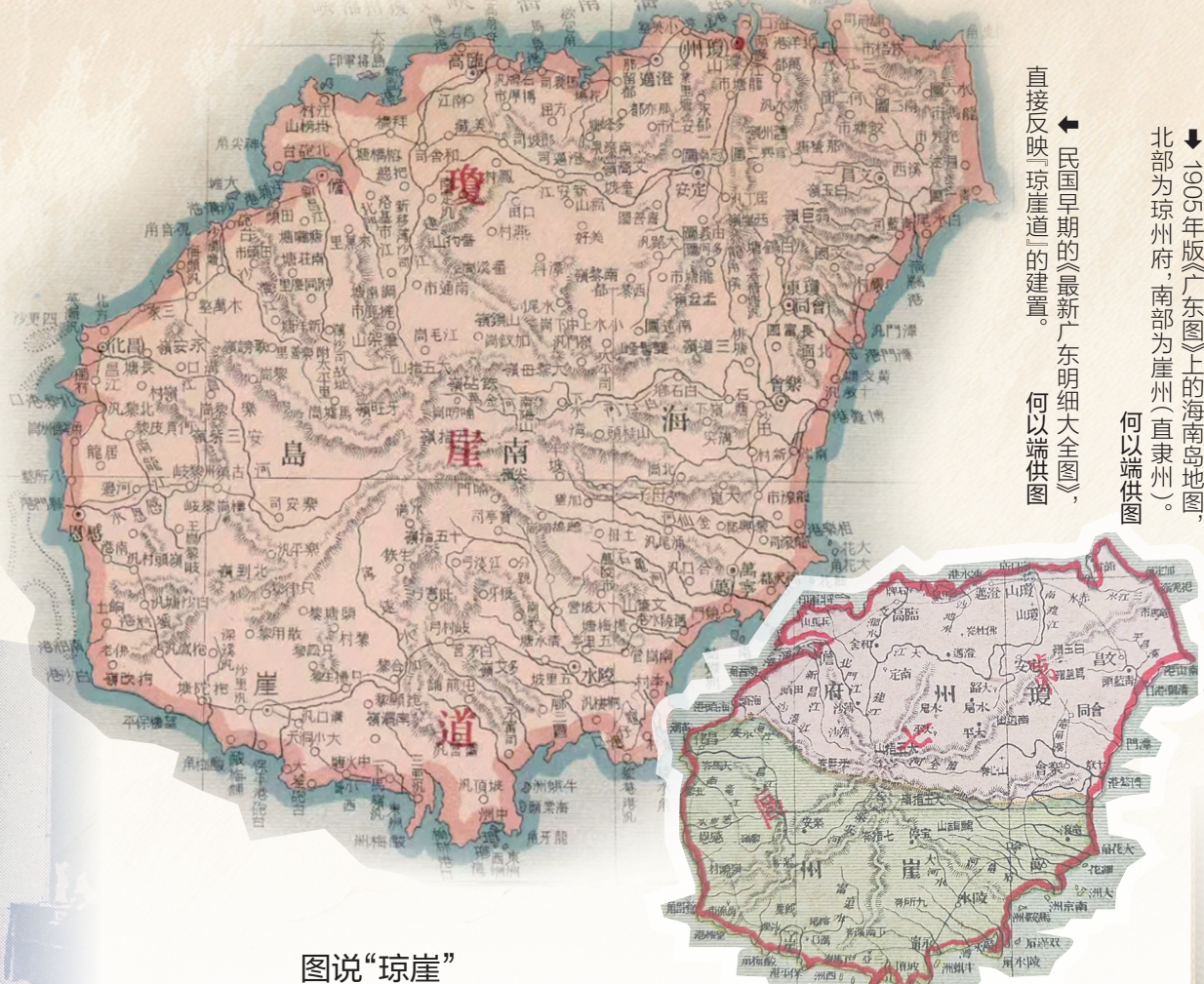
地名春秋

【编者按】

海南历代有很多别称，珠崖、崖州、琼州、琼管、琼台、琼郡、琼岛、琼崖、琼海、南溟、奇甸、海滨邹鲁等，指不胜数。

最近，一份1905年的全彩版《广东图》现身，引起了史学研究者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行政建置的关注，关于“崖州直隶州”“琼崖道”“海南道”等名称，尤其是“琼崖”二字何时成为海南代称或别称的话题，很有必要进行回顾和梳理。

由于唐代先后有崖州和琼州统领全岛，因此在唐宋时期的非官方文本中已有用“琼崖”来代称海南岛的现象，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苏轼的《峻灵王庙碑》，其中有两句铭辞“琼崖千里块海中，民夷错居古相蒙”，但行政意义上的“琼崖”，到清末才出现。



图说“琼崖”
崖州直隶州占了半个岛

到了清末，行政模式发生重大变化。《清实录》载：“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四月丁未，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，请以原属雷琼道之雷州府，原属肇阳罗道之阳江直隶厅与高州府，归原设之高廉道管辖，更名高雷阳道，仍驻高州。原设之雷琼道更名琼崖道，仍驻琼州。又奏，请以琼州府属崖州升为直隶州，改为冲难烟瘴要缺，以附近该州之感恩、昌化、陵水、万州归其管辖，并将万州改为万县，以符体制。均下政务处吏部议行。”

全新建置的“琼崖道”“崖州直隶州”出现了，此后琼州府虽存，但不再管辖崖州直隶州，它们共同的上级是“琼崖道”（1907年改为“琼崖兵备道”）。

最近出现的一张清末民初稀见地图——亚新地学社全彩版《广东图》给出了“琼崖”的直观图解。公布者描述，此图是“中华民国分省图（十七）”，广东省，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五月首版，清宣统三年四月六版，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冬月第七版。”

《清实录》记载，1905年十一月，崖州直隶州和琼崖道才正式运作，这张图却在朝廷批准的次月就编印初版了。图的右下角标注“海南岛”，北部敷粉红，为缩小了的琼州府属地；南部敷浅绿，为崖州直隶州属地，只是并未标示“琼崖道”。

彼时的崖州直隶州有多大？足足占了半个岛。

亚新地学社（创始人邹代钧）是我国最早使用彩色铜版印刷术的地图出版机构，其彩色块面图清晰悦目，被誉为“邹图”，风靡一时。直到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这幅《广东图》仍年年再版。此图是目前唯一能看到明确显示“崖州直隶州”幅员的地图，也是较早的全彩版海南印刷地图，史料价值颇高。

不过这个体制昙花一现，在清末存续仅6年，1911年冬，各地响应辛亥革命，海南设“琼崖临时都督府”，清末设立的琼崖兵备道、琼州府和崖州直隶州都被废除了。

尽管如此，以“琼崖”代指海南岛的概念却延续下来。1914年，广东实行省一道一县三级行政，重置琼崖道统管全岛民政，长官为道尹，又复设琼崖镇守使以掌军事。1920年冬，再废琼崖道及镇守使，改设“琼崖善后处”，粤军旅长邓本殷任处长。

“琼崖道”16年间两度设立，两度裁撤。民初“琼崖道”存续期间，有江苏丹阳洪慈熙绘制的彩色《最新广东明细大全图》印行，直接反映了琼崖道建置。

“琼崖”背后 海南的地位在持续上升

“琼崖道”设置背后，意义何在？元代以来，行省与州府（路）之间的“道”级分管建置历经变动或反复，排除枝节，可以看出海南的地位在持续上升。

明初之前，海南荒远，对大陆（粤西桂东）物资非常倚重，有苏轼诗句“北船不到米如珠”为证。元初，首设常态化的行省分管机构“海北海南道宣慰司”（后兼都元帅府），治所在雷州路，明确了“海北管海南”的体制。明初沿设“雷琼”按察分司，洪武后期便将海南独立出来，设“海南道”专管海南，此后基本稳定，“海北”不再直管海南。元明间具备纵深资源、多个河口冲积洲沃土的海南长足发展，逐步超越了资源相对单一、由于森林陆续消失而早衰频繁的雷州。

清初东南动乱平息，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朝廷将“海南道”改为“雷琼道”，道署驻琼州府城。虽一度反复，但这个体制（包括“琼州府”直管海北军事）一直维持到清末，即“雷琼道”改为“琼崖道”之时。体制背后，是广州港“一港独大”使海南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飙升。

清末之“琼崖道”不再管海北，恰恰是因为海南更重要了，需要提级单列；而崖州直隶州的提级，与清末榆林港的凸显也不无关系。经历中法战争，良港与海权意义空前凸显，“琼崖”超越局地，成为国防、海防焦点。

民国“琼崖道”撤销后，全岛性建置多次改名，但都冠以“琼崖”；中国共产党的琼崖特委、琼崖纵队、琼崖独立师等机构，也都以“琼崖”冠名。琼崖是粤西“八属”的精华地域，军阀邓本殷全盛时拥有“八属联军”，一度计划以海口为省会，向北洋政府申请筹建“广南省”，但未能如愿。

与此同时，“海南”称谓日益流行。1933年陈铭枢《海南岛志》印行，影响巨大；1947年又有陈植《海南岛新志》，同年，“亚光舆地学社”初版的两张大地图，分别命名为《最新海南岛详图》《海南岛最新明细全图》，大受欢迎。

最终，1949年1月21日“海南特别行政区”正式成立，直属民国行政院，不再沿用“琼崖”作为官方法定名称。海南岛解放后，“海南”继续作为全岛正式名称。

（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）

节令物语

宋人食菊风雅录

■ 周小丽

秋风渐紧，草木次第凋零，唯有东篱秋菊粲然独开。世人赏菊，爱其凌霜隐逸的风骨。宋人却深谙秋菊真味：菊不仅可赏、可簪、可入诗，还可入饭、入酒、入羹、入煎。所谓“秋菊更餐英”，便是撷取霜后芳英，将草木清骨化作唇齿间的人间清味，食的是四时风物，品的是宋人的从容雅趣。

华夏食菊文脉，肇始于先秦，兴盛于汉唐，风雅普及，融入市井，则独在两宋。

屈原《离骚》留下千古食菊名句：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彼时餐菊，是君子洁身自持、不与俗同流的精神寄托。

及至汉代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为菊标定药性，称其“久服轻身延年”。

三国钟会在《菊花赋》中言菊有五美：圆花高悬，准天极也；纯黄不杂，后土色也；早植晚登，君子德也；冒霜吐颖，象劲直也；流中轻体，神仙食也。

晋代葛洪《抱朴子》记载南阳甘谷乡民常年饮菊泉、食菊瓣，世代得长寿之福，食菊养生的传统自此绵延不绝。

到了两宋，世风尚雅，文人士子与寻常百姓皆爱菊食菊，留下许多动人趣闻与清雅诗篇。宋人食菊，不拘身份、不泥时节，清贫时采菊充饥，闲雅时借菊助兴，将一餐一饭吃出了诗意风骨。

苏轼守密州，俸禄微薄、厨舍清简，官舍荒园遍生杞菊，他便日日采摘嫩苗为食，写下《后杞菊赋》，自言“以杞为粮，以菊为粮”，笑说纵然清苦，有菊香相伴便足矣。困顿境遇里，一碟菊蔬、一碗菊饭，便足以安顿身心、慰藉风尘。提起杨万里，很多人最先想到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其实他也写过不少咏菊诗，《九月菊未花》有句：“但挹青蕊浮新酒，何必黄金铸小钱。半醉嚼香霜月底，一枝却老鬓丝边。”对菊小酌，浅吟慢品，自在悠然。宋末元初的方回亦有雅趣，偏爱“细嚼菊花吞美酒，闲拈柿叶写新诗”，菊香酒香相融，清旷疏朗，是秋日里难得的闲情。

陆游晚年多病，尤重菊食菊酒。他深信菊有凌霜健体之性，作《小饮赏菊》赞曰：“菊得霜乃荣，性与凡草殊。我病得霜健，每却稚子扶。”采菊酿酒，食菊养生，成了他修身养性的日常。菊于陆游而言，又不止一味养生食材。

他二十岁曾与唐婉一同采菊缝枕，后来唐婉早逝。六十三岁的陆游再度采菊缝囊，触景生情，写下“人间万事消磨尽，只有清香似旧时”，一缕菊香，牵起跨越半生的思念。

宋人食菊，选材极为严苛，绝非凡菊皆可入饌。唯有紫茎黄菊花瓣厚实、香气清醇、无涩寒之气，为历代食菊上品。白菊清润宜茶入药，红菊艳丽只供观赏，山野杂菊苦涩性寒，皆不入餐桌。取霜后初绽黄菊，撷净蕊，去残瓣，恪守“取其自然、食其时令”的饮食之道。从宫廷御食到村居小吃，花样繁多、雅致至极，诸多制法载于《山家清供》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梦粱录》等，流传至今。

菊苗煎，是宋人跨季尝鲜的雅味。春初菊苗嫩翠，无秋菊寒凉，最是鲜嫩。采新生菊苗沸水轻焯，沥干后以山药粉、甘草水调薄糊裹覆，文火慢煎。成品翠绿酥嫩、清润回甘，入口自带山野清气。林洪盛赞其“爽然有楚晚之风”，清爽舒暢，仿佛置身兰圃之间。

菊花饭，宋代最负盛名的文人清食。《山家清供》记载古法：“采紫茎黄色正菊英，以甘草汤和盐少许焯过，候饭半熟，投之同煮，久食，可以明目延年。”粟米饭半熟时放入焯好的菊瓣同焖。饭熟菊融，米粒染浅金，入口清甘软糯，米香裹挟菊香，温润不腻。秋日景气深重，常食可清心明目、润燥安神。清贫士子伏案苦读，一碗菊花饭，便是最朴素的书诗清欢。

菊花酒，是贯穿整个宋代的重阳节令圣品，也是流传久远的菊味佳酿。其源可溯至《西京杂记》：“菊花舒时，并采茎叶，杂黍米酿之，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，就饮焉，故谓之菊花酒。”历经四时沉淀，次年重阳阳开运，酒色清透、菊香悠远，温和养人，宋人称之为“长寿酒”。重阳宴饮、登高抒怀，一杯菊酒，敬秋光、祝安康，承载着古人最温柔的秋日祈愿。

汴京街市有菊花饼等菊饌，是风靡一时的市井点心；民间还善制菊花羹、菊芽小菜、炸菊瓣，或煮茶、或凉拌、或入羹，四时菊味，各有风情。一蔬一饭，皆取自然，尽显宋人雅致通透的生活美学。

明代徐渭《菊蟹图》。

广州艺术博物院藏

文史荟

洋海五百载 青花见八仙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佳琪

500多年前，景德镇的匠人，将家喻户晓的八仙形象绘于一只大罐之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青花八仙人物故事图罐。它原本是一件准备远销海外的外销瓷器，跟随商船扬帆出海，却在航程中途沉入南海海底，从此在幽暗深海沉寂了几个世纪。

2022年10月23日，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“深海勇士”号载人潜水器执行第500次潜航任务。在距离三亚约150公里、水深约1500米的南海西北陆坡海域，潜航员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古代遗物堆积，大量陶罐散落海底，南海西北陆坡一号、二号两处明代沉船遗址就此被发现。这也是我国首次在1500米深海发现明代沉船遗址，并开展系统性考古调查。

2023年5月，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、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、中国（海南）南海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，正式开启了沉船遗址系统性考古调查。沉睡海底数百年的一批文物陆续重见天日，这件青花八仙人物故事图罐，正是一号沉船遗址第一件正式提取出水的珍贵文物。

这件大罐口径20厘米，高28.5厘米，底径19.8厘米，器型敦实厚重，属于体量不

小的大型瓷罐。颈部绘卷云纹，下接如意云头纹；腹部上下各饰一圈蕉叶纹，主体绘八仙人物纹样；肩部装饰一圈蕉叶纹；器物视觉核心的腹部，完整绘出八仙人物故事纹样；靠近底部再以蕉叶纹收尾。各组纹饰之间，都用双弦纹作为分隔，层次分明，布局规整。罐的外底，还保留着烧制时粘连的砂粒痕迹。

这件青花大罐上的八仙人物纹样，画师采用了掩袖遮面、背身等特殊处理手法，这是明代民窑青花很有巧思的画法。可以想见五百年前，景德镇窑坊里的画工，一笔一画将八仙故事描摹在瓷胎之上，经高温烧造，成就这幅历经沧海掩埋，依旧色泽清晰的青

花人物画卷。

这件青花大罐出自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，在第三阶段考古调查中，一号沉船出水一件带红彩“丙寅年造”款的红绿彩耍戏纹碗，丙寅即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，这件纪年器物，为一号沉船正德年间的判断提供了核心证据。

一号沉船遗物散落范围上万平方米，历经三个阶段考古调查，提取出水文物890件套，绝大多数为外销瓷器。

就在一号沉船不远处，静卧着二号沉船，其年代为明弘治年间。与满载外销瓷器、扬帆出海的一号船不同，二号船是一艘归航商船，

船舱主要装载从海外输入的珍贵乌木。一去一回，出航与返航两艘古代贸易沉船均被发现，是十年难得的考古发现。该考古项目也入选“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
千米深海黑暗、水压极高，依靠常规潜水装备人类无法在此作业，这件埋藏深海的文物，能够被完整打捞，依靠的是我国深远海考古技术的突破。本次考古综合运用长基线定位系统、三维激光扫描、载人潜水器与无人水下机器人协同作业等多项先进技术，“深海勇士”号载人潜水器承担了重要的水下作业任务，这也是我国首次在千米深海，严格按照水下考古规范开展系统性考古调查工作。

当年的商船没能抵达预定的彼岸，罐壁之上的八仙纹样，经历海水侵蚀，依旧得以保存，跨越五百年沧海时光重见天日。这件从1500米深海归来的青花大罐，不再仅仅是一件外销器物，更成为历史的实物见证。

如今，青花八仙人物故事图罐走出幽暗深海，走进博物馆展厅，向当代观众娓娓诉说那段被深海封存的海丝往事。

明代青花八仙人物故事图罐。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

悦读文物

悦读文物

悦读文物